

禅宗公案

李潤生著

荆山題

下冊



宗教文化出版社

李潤生著

禪宗公案

下冊

荆山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禪宗公案：全2冊 / 李潤生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1

ISBN 978-7-5188-0151-0

I. ①禪… II. ①李… III. ①禪宗—中國 IV. ①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6)第016282號

◎本書由加拿大安省法相學會授權莆田廣化寺、宗教文化出版社在中國大陸出版發行

禪宗公案

李潤生 著

出版發行：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區後海北沿44號（100009）

電 話：64095215 64095216（發行部）

策 劃：莆田廣化寺

責任編輯：王志宏

印 刷：福州勝行印務有限公司

版權專有 侵權必究

版本記錄：889 × 1260 32開本 19.75印張 225千字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標準書號：ISBN 978-7-5188-0151-0

定 價：78.00圓

禪宗公案 目次

序言	1
緒篇 禪悟——生命智慧的啟動	27
中篇 禪師與公案	39
菩提達摩·並無功德	39
二祖慧可·安心	45
六祖慧能·本來面目	48
荷澤神會·見與不見	52
南嶽懷讓·磨磚作鏡	56
馬祖道一·止小兒啼	59

大珠慧海·飢來吃飯困來眠·····	62
百丈懷海·喪我兒孫·····	66
南泉普願·斬貓·····	69
淪山靈祐·踢倒淨瓶·····	73
仰山慧寂·有主沙彌·····	77
淪仰宗說·高處高平，低處低平·····	80
淪仰宗說·無事道人·····	84
淪仰宗說·得其體與得其用·····	89
淪仰宗說·佛經是魔說·····	92
淪仰宗說·修與不修·····	96
香巖智閑·如來禪與祖師禪·····	100

百丈懷海·不昧因果·	112
百丈懷海·野鴨子飛過·	117
黃檗希運·大雄山下的大蟲·	122
臨濟義玄·佛法無多子·	126
臨濟義玄·諸方火葬，我這活埋·	132
臨濟義玄·坐禪不如熟睡·	139
臨濟義玄·臨濟宗風·	144
臨濟義玄·不看經，不習禪·	158
青原行思·爭知不失與廬陵米價·	167
石頭希遷·誰縛汝與誰垢汝·	174
天皇道悟·這裏無奴婢·	182

丹霞天然·燒木佛以取舍利·····	188
藥山惟儼·洞庭湖水滿·····	196
大顛寶通·無物即眞物·····	206
雲巖曇晟·通身是手眼·····	215
船子德誠·滿船空載月明歸·····	225
洞山良价·無情說法·····	238
洞山良价·養子方知父慈·····	258
曹山本寂·枯木龍吟·····	272
龍潭崇信·指示心要·····	286
德山宣鑒·未跨船舷，便好與三十拄杖·····	297
雪峰義存·古澗寒泉·····	305

附篇

- | | |
|-------------------------|-----|
| 雲門文偃·涵蓋乾坤與雲門三句····· | 316 |
| 玄沙師備·達磨不來東土與二祖不往西天····· | 339 |
| 羅漢桂琛·雲亦不動，風亦不動····· | 352 |
| 法眼文益·萬象之中獨露身····· | 362 |
| ····· | 389 |
| 一、《禪宗公案》導言····· | 389 |
| 二、五家宗風····· | 430 |
| 三、禪宗的佛陀觀與生命智慧的開展····· | 511 |
| 四、唐、牟二師對禪學開顯的處理述異····· | 568 |

雪峰義存·古澗寒泉

青原行思系的禪法，除了石頭傳藥山，藥山傳雲巖，雲巖傳洞山，洞山傳曹山，因而開出曹洞宗外，還有石頭傳天皇，天皇傳龍潭，龍潭傳德山，德山傳雪峰，雪峰傳雲門，因而開出雲門宗。據《五燈會元》卷七所載，（福建）福州雪峰義存禪師，十七歲落髮，久歷禪會，緣契德山，與巖頭全巖同學；後回閩中雪峰，徒侶翕然，獲唐·懿宗（859—873）賜紫袈裟。

據《景德傳燈錄·德山宣鑒傳》載：「雪峰（義存禪師）問（德山宣鑒）曰：『從上宗風以何法示人？』（德山禪）師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①（《五燈會元》接著云雪）峰因此有（所）省（悟）。……（巖）頭（全巖）喝曰：『你（豈）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雪峰）師曰：『他後如何即是？』（巖）頭曰：『他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這才是真正的明心見性）。』（雪

禪宗公案

峰禪)師於言下大悟，便作禮起。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鼇山成道。(案：時雪峰與巖頭在(湖南)澧州鼇山鎮為雪阻路。巖頭每日祇是打睡，雪峰則一向坐禪，自點胸曰：『我這裏未穩在，不敢自謾。』)」②

案：正如《壇經》所言「何期自性本自具足」，故知一切善法、惡法無不「從自性出」(所謂「自性能含萬法」)，故不假外求，因此德山宣鑒言：「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由此而雪峰義存亦有所省悟，但還不能說「大徹大悟」，所以巖頭全巖點醒他說：「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凡是家中珍寶，如《如來藏經》所舉的諸喻(如淳蜜之喻、粳糧之喻、真金之喻、貧家之喻等)，無一不是「自家本有」，所以巖頭指出「他(時，日)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必須)從自己胸襟(中的自性本心所)流出」，纔能達至逍遙自得的真實可貴的境界，而非嚼飯與人，或拾人牙慧之可苟得。故雪峰由此始得豁然而大悟。於此可見雪峰的悟性似不如巖頭，但南禪的雲門與法眼都出自雪峰，而不出自巖頭全巖；聰明才智，實可恃而又不可

恃，於此可見。

《五燈會元》又載：「（雪峰義存禪）師（曾）在洞山（良价處）作飯頭（僧，以盆）淘米次。（洞）山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雪峰禪）師曰：『沙米一時去。』（洞）山曰：『若如是，則）大眾喫個甚麼？』（雪峰禪）師遂覆卻米盆。（洞）山曰：『據子（參禪悟道的）因緣，合在德山。』」③

此反映出雪峰義存悟性雖不高邈，但卻能久歷禪會，諸方參學，故終能弘揚大教，引領開宗。雪峰以盆淘米去沙，洞山良价藉此以作「去煩惱、證菩提」為喻而考核雪峰義存是否真的徹悟見性。大概以「沙」喻虛妄的煩惱邪見迷執，以「米」喻真如自性的功德智慧。一般漸修的「如來禪」，都是如「淘米去沙」，但《壇經·般若品》卻說：「悟此（般若禪）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著，不起誑妄，（而唯）用自（身本具的）真如（自）性，以（般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成佛道。」因此，當

洞山問他「淘沙去米，抑或淘米去沙」時，雪峰義存當然不會答以「淘沙去米」，以去般若而存煩惱，但他也不答以「淘米去沙」以違「煩惱即菩提」、「眾生即佛」的南禪宗旨，唯有答以「沙米一時去」，以契合「（般若）無念、無憶、無著」的精神，以應合《壇經·行由品》「不思善、不思惡」的方便；「沙為煩惱」，固所應去，「米喻菩提」，亦所不著，故《金剛經》稱「須陀洹」不會說「我得須陀洹果」，如是乃至「阿羅漢」不會說「我得阿羅漢果」，諸佛不會說「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以「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是故在「無（妄）念、無憶（相）、無（執）著」的淨心之中，「煩惱如沙」固然當去，「菩提如米」是亦可去；故今雪峰答以「沙米一時去」者，正足以顯示此種無執無相「契證」境界。「淘米」事相，可以開成四句：即「淘沙去米」、「淘米去沙」、「沙米俱去」、「沙米俱不去」。雪峰不取「沙米俱不去」，以與「淘米」的活動相違故；不取「淘沙去米」、「淘米去沙」，理已見前故。

是以唯取「沙米俱去」一句；不過如此已落「四句」，非「不取不捨」的南禪「單刀直指」精神，所以洞山以「（若沙米一時去，則）大眾喫個甚麼」來幽他一默；雪峰雖已開悟，但仍是老實人，一時也不知如何回答。若是臨濟、德山，則早就一棒一喝以了此公案，故洞山說：「據子因緣，合在德山（再加磨礪）」。案：《五燈會元·巖頭全竅傳》云：「一日，（巖頭）與雪峰、欽山聚話。（雪）峰驀指一椀水。欽（山）曰：『水清月現。』」（雪）峰曰：『水清月不現。』（巖頭禪）師踢卻水椀而去。」④若巖頭之超越「現」與「不現」，才可說深得南禪「單刀直指」的宗旨了；雪峰則仍是不能。所以後來見德山，問曰：「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云：「（你）道（些）甚麼？」因此（雪峰便）有省。

《五燈會元》又載：「（雪峰義存禪）師一日在僧堂內燒火，閉卻前後門。乃叫曰：『救火！救火！』（他的高弟）玄沙（師備）將一片柴從窗櫺中拋入（僧堂）。（雪峰禪）師開門（而去）。」⑤

禪宗公案

又云：「（雪峰有弟子）問（曰）：『（體證到了）古澗寒泉時（是）如何（者）？』（禪）師（答）曰：『（這時是）瞪目不見底（的）。』（又問）曰：『飲（此寒泉）者如何？』（師）又（答）曰：『（飲時）不（能）從口入。』（僧）眾有人把這公案）舉似趙州（從諗禪師知道）；州曰：『不從口入，（更）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卻（再）問（趙州）：『（到了）古澗寒泉時（是）如何（者）？』（趙）州（答）曰：『苦。』（又問）曰：『飲（此寒泉）者如何？』（趙）州（答）曰：『死。』（後雪峰義存禪）師聞得，乃曰：『趙州（可說是一位）古佛（啊）！』遙望作禮，自此不答話。」⑥

此節文字，可開成兩個公案。第一是「雪峰義存禪師，一日在僧堂燒火」，這顯然要營造一種禪機，好讓此啟動弟子的「生命智慧」，有緣人可以藉此而得開悟。被火燒所煎熬，正足比喻流轉生死的「苦諦」，飽受煩惱逼迫無從解脫之苦。雪峰的高弟玄沙師備，從窗遞進了一片木柴，雪峰義

存便默然開了堂門走了出來，這象徵些甚麼？原來木柴生火，可以喻為煩惱，煎熬生命，使有情雖有佛性而無證得。如《大毘婆沙論》云：「如分別論者，彼說：『心本性淨，客塵煩惱所染污故，相不清淨。』（故未能證得。）」⑦是以有情本具「佛性（在《壇經》稱為『本心』、稱為『自性』即『如來藏』）」是「主體」；能覆「佛性」的「煩惱藏」是客非主，名為「客塵」。玄沙從窗外遞進僧堂來的木柴，正足以顯示之，象徵之。木柴喻煩惱藏既然是客，雖有火燒，不足以燒毀「生命主體的佛性」，故雪峰憑其本具「如來智慧德性」（非憑木柴所象徵的煩惱藏），施施然安全從客火煎熬的僧堂跑了出來，亦即對玄沙師備的暗示之一種肯定。

此段的第二個公案則是對「古澗寒泉趙州釋」的肯定。當時有禪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雪峰義存答以「瞪目不見底」。案：「（體證到）古澗寒泉」就象徵著「明心見性，頓悟成佛」。何以故？圓悟克勤的《碧巖錄》卷一有〈評唱〉言：「天際日上時月便下，檻前山深時水便寒。到這

禪宗公案

裏，言也（只是一）端，語也（只是一）端。頭頭是道，物物全真。豈不是心境俱忘、打成一片處！」⑧故知「古澗寒泉」時，「心境俱忘、打成一片」，即指「證道」境界；既是「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故雪峰答以「瞪目不見底」，以「古澗寒泉，深不可測」喻之，可說切當不過。萬松行秀《從容錄》有（評唱）云：「見聞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霜天月落夜將半，誰共澄潭照影寒？」⑨意亦在此以明「見性」。禪僧再問「飲（此寒泉）者如何」，意問證人「明心見性」的當下，當有何感受可得。雪峰答以「（飲時）不（能）從口入」；意言「非一般境界」，而是「離言絕慮」、「心行言語斷」的境界；《從容錄》謂「（『誰共澄潭照影寒』此頌，試將比作）天童（正覺禪師的）『月落潭空夜色重』。……（亦可說）『無縫塔兮不是影，廓然一入真如境，爍迦羅眼電光流，杳杳冥冥不見頂』。此亦眼力盡處（的境界）。」⑩後來趙州從諗禪師聞之，便戲言「不從口入，（更應）不可從鼻孔裏入」；其實亦是對雪峰之說「古澗寒泉，深

不見底；飲者，不可從口入」以喻「明心見性，無知而無所不知，無見而無所不見的那種離相離言不可說境界」的肯定。

其後又有禪僧把「古澗寒泉時如何」這個問題再向趙州從諗禪師請教；趙州答以一「苦」字。又問「飲者如何」？趙州答以一「死」字。昔者福州有靈雲志勤禪師，初在瀉山因見桃花悟道，並成一偈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黃檗希運禪師又有悟道詩云：「塵勞迴脫事非常，緊把繩頭做一場。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易經》所謂「君子先難然後獲」，故要「明心見性」好比得見「古澗寒泉」時，必須得要經過「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這樣必經長久的「苦行」始有「見性」的成果，故趙州答之以「苦」。又「明心見性」好比「大死一番，復活現前」，故《碧巖錄》曾舉趙州問投子曰：「大死底人，卻活時如何？」投子答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①所以「死而後生就是禪